紅樓復夢/05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八回　竺九如失言生嗔　老壽母施恩遣婢

下一回▶

話說碧霄笑嘻嘻走進來，說道：「出差的都回來了，廖大奶奶帶著東走西走，倒像化齋的和尚。」夢玉笑道：「咱們去瞧瞧熱鬧。」碧霄道：「不用去瞧，也快到這裡來了。」海珠道：「金鳳們不知不覺也是半個來月，寶姐姐們不知怎樣惦著咱們呢！」汝湘道：「下一磨兒寶姐姐再來，咱們回了老太太，不叫他回去，橫豎有的房子隨他揀，愛住在那兒就是那兒。」

眾人正在說著，見廖大奶奶領著姑娘、嫂子們一大陣來請安，說道：「各位奶奶屋裡去請安，聽說都在瓶花閣。」廖大奶奶道：「見過奶奶同二姑娘，你們各歸職事。我回垂花門辦事。」眾人答應。夢玉拉著金鳳問道：「寶姐姐怎麼不來？」金鳳笑道：「他才到家，連屋子還沒有認熟，怎麼就來？賈太太在道兒上原說到家三兩天要去上墳，這會兒倒過了半個來月還沒有提到上墳的那一條兒。你想，多年沒有回家，這些親兒眷兒來還少嗎？一天到晚來來去去，只見是人。寶姑奶奶們直到半夜裡，偷著空兒同咱們說兩句話，那裡還有工夫睡覺。倒是前日來的時候，賈太太們再三說，叫大爺不要惦記，叫致意諸位奶奶、修姑娘幫著勸勸，別要想出病來。說等著大太太到家，趕著去通信兒。賈太太們要來給大老爺送葬。又是桂老爺、桂太太、堂大爺、蟾姑娘也都叫寬心，不用惦記。」雁書道：

「橫豎各家太太、奶奶將咱們這些人都囑咐了有幾百磨兒，說了有幾車子的話，攏共攏兒一句總話是叫大爺保重身子，不要惦記。餘下的話也不是一會兒說得完的。」秋瑞道：「你們才到，也要各人去收拾，等著慢慢再說罷。」

金鳳同趙嫂子們都去應酬一切同事。剛出了瓶花閣，又有芳芷堂朱姨娘處聽事的嫂子來知會各堂職事姑娘們：「明日是十月初一，應更換棉簾子、棉鋪墊。各堂開具顏色、件數清單，至芳芷堂去領。」雙梅答應。聽差的又往別處知會。文來趕著進來請姑娘示下。修雲道：「現俱有服，除我內室這幾處房門上用松花、水綠、月白湖縐棉簾外，餘下盡用青綢的罷。這兩處炕上用程鄉繭繡三藍花同月白章絨的炕墊。」文來等俱答應著出來開單。海珠、汝湘都道：「二姑娘揀的很是，咱們也照著你的一個樣兒倒也罷了。」於是，都咐各人職事姑娘，俱照瓶花閣的鋪墊，各人答應。

正要出去，見有垂花門一個聽差的老媽兒，手中拿著一張字紙，來找瓶花閣的姑娘，說道：「垂花門傳下來的，叫姑娘、嫂子們瞧瞧。」這院裡閒散丫頭，趕忙接著遞與雙梅。看上面寫著道：

垂花門為知會事：本日棗桂堂荊姨娘面奉老太太吩咐：今年事務較繁，內外大小家人、丫頭、僕婦均能伺侯無誤，驅使勤謹。現在已交冬令，天氣寒冷。伊等月錢工食不敷添補。其有職事之人，不分男女，各賞銀十兩；閒散無事各人，賞銀四兩；丫頭、小子賞銀三兩；各家人子女，每人賞銀四兩，周婉貞不給；各處老媽們，賞銀二兩，棉花三斤。為此，知會各堂職事、閒散人等，都於初一日辰刻至介壽堂院子裡磕頭謝賞。

無誤此知。

雙梅看畢，送與修雲同大爺、奶奶們瞧了一遍。海珠道：

「這真是老太太的恩典。你們明日都要多磕幾個頭。」夢玉道：「怎麼婉妹妹又不給他幾兩，這是個什麼道理？「九如道：「婉妹妹是老主太另眼待他，不在眾人之列。若依你的意見，連芳丫頭、紫丫頭也領一分才是呢。」夢玉著急道：

「我不過白問問，你好端端的又拉上他們兩個，他們那裡敵得上你這千金小姐呢！」九如自如失言，又被夢玉搶白了幾句，當著眾人臉上大下不來，不覺放聲大哭起來，說道：「你既瞧不起我，就不該娶我回來。我這窮知縣的女兒，那裡配得上你這尚書的公

子呢！我媽媽才吃了幾天的飯，你就瞧他不起，還想你什麼養老送終嗎？我去對媽媽說，早些離這門子，免得將來看臉看嘴的受氣。」九如數落著哭了一場，站起身來往外就走。修雲、海珠們笑作一堆，趕忙拉住。夢玉鬧的沒有法兒，只嚷道：「拉住他，別叫他跑掉。」自家也過來拉著九如的一隻手，笑道：「我說句玩話，你也值得這樣的動氣，別嚷的叫老太太知道，又要發煩。快別動氣，好姐姐，你揀著我的身上不拘那兒你咬下一塊肉來，消消氣。」汝湘笑道：「九丫頭，你千急看著咱們姐妹面上，若是要咬，總揀著他上半截身子咬。」

汝湘未曾說完，海珠們不覺哄然大笑。九如聽了也覺好笑，將哭止住。夢玉趕忙將塊白綢帕子替他揩抹眼淚，笑道：「尚書的兒子給知縣的女兒抹眼淚也就罷了，你再要動氣，真個算不懂交情。」九如總不理他。海珠們你一言我一語勸不住口。

只聽有人問道：「又是誰鬧了亂兒？咱們來作個和事。」眾人抬頭，見是芳芸、紫簫同著婉貞一路進來。汝湘笑道：「來的湊巧，錯了你們，這件事准下不來。」芳芸道：「什麼事九姑娘動氣？」九如忙說道：「叫海姐姐們對你說，看是誰的不是。」紫簫笑道：「夫妻姐妹們說閒話，誰也沒有不是，咱們也不用問是為什麼事，大家一笑拉倒。有誰不依的，眾人罰他個大東道。」眾人都道：「紫丫頭說的甚是。」夢玉笑道：「這場故事，都是老太太惹出來的。」芳芸道：「罷呀！你們鬥氣，又拉在老太太身上。像咱們這樣老太太，真個是個佛爺轉世。方才吩咐荊姨娘，合宅男女都賞銀子過冬。剛說過這話，接著周大奶奶上來回：閏梅姐姐的韓大媽同疏影姐姐的林大媽，都要來回贖女兒家去，自行擇配。老太太恩典，准他們去，不要身價，准他們各人所有的東西帶去。還吩咐荊姨娘：『今日賞的十兩銀子，照著一體賞給他們。』像這樣的佛爺老太太，那裡去找呢？」夢玉問道：「他們兩個姐姐幾時出去？」婉貞道：「聽著老太太對我媽說，准他們明日出去。又吩咐太太，叫傳各堂效力的姐姐們，挑補這兩個缺。」修雲道：「怨不得方才聽見他們■■唧唧的借褂子，借裙子，原來為的這件事。」

夢玉道：「你們且慢些說話，九姐姐還沒有同我講和呢。」九如道：「誰有工夫同你嘔氣，總是咱們不是就完了。」婉貞道：「罷呀，好姐姐，都要同玉哥和和氣氣的，再別為一點半點的嘔氣。明日我死了，你們再鬧也不管我事。」九如道：

「妹妹說到這話，我們再說別的，真不是你的知己。但以後再別這樣混說，叫老太太聽見了不喜歡。多大點子年紀，什麼死啊活的混說。」婉貞道：「自從賈太太同寶姐姐們去後，我這幾天掉魂失腦子的，只覺耳熱眼跳。昨日夜裡夢見璉二奶奶拉著我大笑，

又拿一大張紅紙兒，黏在我身上。落後寶姐姐又笑又拜，我坐著不動，忽然來了幾個人，將我抬到一個大炕裡埋著，我使勁的一掙，醒轉來出了一身大汗，聽咱們院里正打三更。我想這夢做的很不好。」夢玉笑道：「這是你想寶姐姐們過於心切，亂夢顛倒做的夢，連一點兒理也沒有，說他幹什麼。」

海珠道：「咱們說別的罷。」掌珠道：「拉了二姑娘同著咱們一堆兒到海棠院吃晚飯，順帶著去瞧姨娘們的熱鬧。」紫簫道：「我方才到棗桂堂，瞧見他們正在那裡封眾人的月錢、工食，還有老太太格外賞的銀子。我看他們都忙不過來，誰還有工夫說話！」修雲道：「本來今年多了幾件大事，怨不得四位姨娘要忙。還帶著明日是十月初一，各處上墳，各廟拈香，家裡又要祭祀上供。橫豎明日這一天，比一年的事情還多，咱們竟到海棠院說閒話去，別耽擱他們的工夫。」眾人都說：

「甚是。」

夢玉同著眾姐妹俱到海棠院來。甬道上那些嫂子們領著打雜的老媽兒，都在芳芷堂領了各處鋪墊，往來不絕，十分熱鬧。

夢玉們剛到海棠院門口，瞧見廖大奶奶進來說道：「茗煙請大爺安，他有話面回。」夢玉道：「茗煙是我得用的人，比不得別的，大嫂子去帶他進來。」廖大奶奶答應去了。夢玉們來到院裡，見蝶板、金鳳看著些老媽兒正在那裡換鋪墊。夢玉道：

「你回來也沒有歇歇，就趕著辦事。」金鳳、雁書笑道：「咱們去了半個月，叫翠姑娘們加倍辛苦，今日回來了，怎麼還要勞動他們？」秋瑞道：「真個的，這幾天翠姑娘們過於勞苦，不但兩邊照應，還添出許多事務。我那蔭玉堂同這海棠院，除了你們姐妹四個，別人也辦不過來。」

秋瑞正在說話，廖大奶奶帶著茗煙進來，給大爺同奶奶們請過安。對大爺回了賈太太同奶奶們吩咐的說話，又將甄寶玉的話也回明白。夢玉道：「我知道老爺有個得意門生，叫做甄寶玉。我正想著怎麼可以見他見個面，誰知他丁憂在家。等著他來弔紙，回了二老爺留他在咱們家裡多住幾天。不但我同他是世弟兄，他同賈府還是親戚。」茗煙答應：「大爺說的很是。」夢玉道：「你以後有話不必叫垂花門傳遞，揀直叫他們帶了進來見我。等我一半天回過老太太，再知會垂花門，就可以隨你出入。」茗煙聽說，兩淚交流，趕忙跪下，說道：「奴才受大爺知遇深恩，竭盡犬馬亦難圖報，垂花門內除了

幾個親信辦事的老總管們可以出入外，其餘從不准出入。今奴才既蒙大爺格外恩典，賞給抬舉，奴才敢不實心報效。」夢玉點頭道：

「你起來，以後凡有我的事務，總交給你辦。」茗煙連聲答應，站起身來對著海珠道：「前日在金陵上船時，奴才掉下江去，正當著急溜。性命呼吸之際，蒙金鳳姑娘們趕著丟下汗巾抓住，又承雁書、江蘋兩位姑娘幫著拉住，眾人才將奴才救起。奴才回過各位奶奶，要給三位姑娘磕個頭，謝謝救命之恩。」汝湘、九如們說：「江姑娘在怡安堂，不便去謝。你就謝了他們兩個罷。」金鳳、雁書趕忙說道：「前日船上已經謝過，何必多禮。」茗煙不等說完，對著他們跪了下去。急的金鳳、雁書忙著回禮。夢玉、海珠們看著不覺大笑。

翠翹笑道：「咱們院子裡，男女對面磕頭，自有生以來真是頭一磨兒瞧見。」惹的海珠們大笑不止。金鳳、雁書被他們笑的滿面通紅。茗煙謝過，辭了出去。

金鳳道：「這個人是個傻子，他也不想想，當著大爺、奶奶們在院子裡磕頭，像個什麼樣兒？」蝶板笑道：「你的意思要叫他到屋裡去磕頭不成？」金鳳登時變下臉來，說道：「為什麼我叫他到屋裡去？我有些什麼長兒短兒落在你眼裡？你拿這話來支我。還虧著大爺同奶奶們都站在這兒瞧著，若是沒有人瞧見，你又不知要造出些什麼謠言？」蝶板不過順口戲言，被金鳳搶白了這一頓，因變羞成怒，滿面通紅，說道：「我造過什麼謠言？你說出一兩宗兒我聽聽。我又沒有拿汗巾兒拉人，還怕誰說我個什麼？」金鳳、雁書聽見，急的哭起來，一把拉住蝶板，說道：「我同你去回老太太，你瞧見我們拉過幾個人？」說著拉住就跑。海珠、夢玉這一班人都趕過來，拉著說道：

「快些放手，別叫老太太知道。咱們這院子從來沒有人鬧過事，別叫人笑話。好姐妹們說玩話，也犯不上翻臉。」翠翹過來說道：「三位媽千急賞我個臉兒，別鬧了。你們也不想想，有幾位奶奶們身子不便，在這裡拉拉扯扯，設或鬧出點兒別的原故，倒比你們汗巾兒拉人的饑荒還大呢。」蝶板聽見，說道：

「翠姐姐說的很是。咱們那一天不說幾句玩話，誰知金姑奶奶們今日就這樣動氣。」修雲笑道：「今日是勸鬧的日子，走到那裡就是勸鬧。」九如笑道：「讓我作個和事，快些姐妹們賠個不是拉倒，誰有不依的，咱們罰他。」海珠道：「咱們站著腿酸腳疼的，到屋裡慢慢再說罷。」金鳳們也不敢多說，只得照舊辦事。

海珠們來到屋裡，吃了一會茶。雁書進來說道：「凝秀堂來知會明日上墳。老太太吩咐海棠院兩位奶奶不用去。」海珠道：「就是咱們不去，還有誰不去的？」雁書道：「只瞧咱們這裡，別處不留心瞧，不知寫著去不去。」婉貞道：「不管別的，我明日在這裡陪你們一天，後日同我媽告假，要到姥姥家去做生日。初四生日，初六七才得回來。」夢玉道：「很好。明日在這裡作個伴兒，等咱們晚上回來，暢談一夜。」婉貞笑道：「又不遠別，那裡要說一夜的話。」眾人都覺好笑。話休煩絮。到了次日初一，是祝府的年例上墳祭祀，又兼著內外家人男女領工錢，並齊至介壽堂謝老太太的恩賞，直鬧了一早上。接著伺候老太太，合宅出城拈香上墳，整整忙了一日。趕晚進城，到了宅裡，祝母領著兒子、媳婦、孫子、孫媳婦、孫女到致遠堂祀祖上供。祀過祖，就在景福堂吃晚飯，直到二更才散。

祝筠夫妻兒女跟著老太太至介壽堂就請了晚安。祝母瞧著婉貞，說道：「你今日倒不跟我去看看野景兒，那些樹葉兒，叫霜染的通紅，比春天的花兒還要熱鬧。怨不得古人說的』霜葉紅於二月花』，真是一點兒不錯。」婉貞道：「那些樹木都沾著老太太的恩典，知道老太太今日出城，在那枝兒葉兒上又添了多少光彩。明日人瞧見那樹，都知道老太太出過城，樹枝上還沾著老太太的光呢！」祝母聽了不覺大笑，說道：「婉丫頭這張小油嘴兒真是會說話，怨不得賈太太喜歡，要他作女兒。

明日等賈太太來了，我作主給了賈太太，誰敢不依？你肯不肯？」

婉貞眼圈一紅，答道：「恐丫頭沒有這樣福氣，空負老太太的恩典。」祝筠道：「老太太今日辛苦了一日。這會兒夜已不早了，請安歇罷。」老太太點頭，命祝筠先散。桂夫人們伺候著安寢。祝母吩咐荊姨娘給婉貞做一套棉裙襖，再做一套皮的，花樣顏色令其自選。荊姨娘答應，婉貞趕著磕頭謝賞。眾人候著長生、五福放下炕幔，這才紛紛散出，各人回房安歇。婉貞被秋瑞拉去作伴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到了初二早晨，垂花門來傳各堂聽使的姑娘們：十五歲以上的都到介壽堂伺候。這些姑娘們聽見這信兒，人人妝扮，勻調脂粉，換上新鞋，借些新鮮裙襖，各就著臉嘴身材極意的裝束，都到介壽堂伺候。不一會，又傳各堂職事姑娘伺候。海珠們趕著到怡安堂請過安，齊到介壽堂來。只見院子裡站著有八九十個姑娘們，遠望去竟像一堆碎錦。老太太正在用早點心。

海珠們上去請安，接著就是石夫人領著芳芸、紫簫上來請安。

祝母道：「昨日我領著二媳婦同這三房的眾媳婦們在老太爺墳前磕頭，比上清明墳更加鬧熱。老太爺陰靈瞧見，也不知是怎樣歡喜，保佑著祝氏子孫興旺。」石夫人道：「子孫俱賴祖宗廕庇。又是老太太這樣慈祥仁厚，培植後人，我祝氏子孫自當繁衍昌盛。」祝母點點頭對著海珠、掌珠、秋瑞、汝湘、九如、芳芸、紫簫這些孫媳婦道：「你們做人，都要學我才好。」海珠們齊聲答道：「敬遵老太太慈訓。」只見丫頭們打起簾子，桂夫人同著秋琴、梅春進來請安，石夫人彼此見禮，祝母吩咐坐下。婉貞過來請安，就站在旁邊。陶姨娘們也趁空兒上來請安，同婉貞站在一排。對面是吉祥、五福、賓來、長生四個姑娘，都是一色的打扮。

祝母對桂夫人道：「疏影、閏梅兩處比較起來，自然是朱姐兒這邊事務繁於集瑞堂。咱們這兩邊丫頭一半是新補的，都還能辦事。餘下的幾個，又是用熟的，難以更換。」桂夫人道：

「效力丫頭裡面很有才能出眾的，且挑出兩三個，老太太再酌量著調補。」老太太道：「我也想著，且將效力的挑兩個斟酌斟酌。」桂夫人吩咐：「將丫頭們分班帶著進來。」伺侯的嫂子們趕著傳話出去。見宜春帶著十個丫頭進來給老太太請過安，一溜兒站在左邊。老太太細瞧一瞧，問道：「那第八個叫什麼？」那個丫頭趕著走上來，跪下說道：「丫頭叫杏貴，今年十七歲，在繡花處當過五年差使。」桂夫人道：「杏貴在繡花處當差年久，又最安靜。」老太太道：「我常聽見有個最窮的丫頭，每天靜做針線，從不多管閒事，就是他嗎？」桂夫人道：「正是杏貴。他平日從不同人一處玩笑，各堂的丫頭也不同他往來。」老太太點頭笑道：「曲高和寡，自古皆然。你知道而不早言，幾令真才屈抑，其過在你。」桂夫人忙站起來，說道：「媳婦不早言，實在不是。」海珠們都趕著站起。老太太道：「就將杏貴補了疏影的缺。」桂夫人連忙答應。杏貴磕頭，站在一邊。老太太道：「不用挑了，你們知道誰好的，再說一個，叫來我瞧瞧就是了。」桂夫人道：「媳婦身邊閒散丫頭彩菱往金陵出差回來，人很去得，辦事也不辭勞苦。」祝母道：「這就是很有出息，叫他上來我瞧瞧。」桂夫人忙吩咐：「帶彩菱來。」不一會，芍藥帶著彩菱上來給老太太請安，同杏貴站在一處。老太太看了說道：「兩個都差不多的年紀，倒有些兒福氣，就叫他頂了閏梅的缺罷。」彩菱趕著磕頭，謝老太太恩典。桂夫人命眾丫頭們都各歸職事。杏貴、彩菱各去上檔子辦事，芍藥們帶著下來。

周大奶奶帶著疏影、閏梅上來辭謝。老太太見他兩個是用熟的人，心中倒覺不忍，不覺眼圈發紅，說道：「你們在宅裡多年，也很勤謹出力。今你們父母都因無子，要招

個養老女婿。

我聽了也很喜歡。你們都要各盡孝養，做堂客們的總以勤儉端正為要，斷不可愛穿件新衣服，愛吃個嘴頭兒。我最嫌這樣的人。」疏影、閏梅跪在膝前，感激涕淋，依戀悲切，磕頭答應。

周家的回道：「疏影、閏梅兩家母親，面見磕頭謝賞。」祝母道：「不用謝了，就叫他們各人領了家去罷。」疏影們涕淚縱橫，給太太、奶奶、二姑娘磕頭叩辭，一齊退了出去。

周家的回老太太道：「後日是奴才的母親六十歲生日，要帶著婉貞回去作生日，求老太太恩典賞三天假。」祝母點頭道：

「你母親小我十歲，看他光景，覺著比我還像老些。」婉貞笑道：「蒲柳之資，怎麼敢比松柏？」祝母答道：「小油嘴兒很會說話，就差你給我帶分禮兒去送送，得的賞錢買東西帶回來請我。」婉貞道：「得了賞錢買股高香，在佛爺面前祝贊，願老太太康寧壽考，福澤綿長。」祝母點頭笑道：「我有這些福氣，自然要分些兒給你。」對著朱姨娘道：「備分禮交他帶去，婉丫頭是要體面的，多配幾樣，別鬼鬼祟祟的一點兒。」朱姨娘連聲答應。婉貞娘兒兩個趕著磕頭謝老太太賞。外面眾人都在院子裡等周大奶奶娘兒們下來後，這才散去。

疏影、閏梅到各堂叩謝，並拜辭同事的姐妹，彼此十分難捨，有好些都送到垂花門口。內中最難分手的是夢玉大爺。一手拉著一個站在門口，盡著流淚。疏影、閏梅也最捨不得是這個多情的祖師。六隻眼睛相對而泣，被兩家的母親拉著出了門去。夢玉只得硬了心腸，剛轉到景福堂，見婉貞跟著幾個嫂子們出來，手中都抱著東西。看見夢玉，說道：「老太太、兩位太太、梅大姑姑都賞了我姥姥的東西。怎麼玉哥你同眾位姐妹們又給上這些？雖是給我做臉，未免過費，倒叫我心裡過不去。」

夢玉道：「這又算什麼，你還值得說這些客話。你們今日去，明日去？」婉貞道：「這會兒就去，明日是我媽媽在甘露寺給姥姥做齋拜懺，就請這些男親女眷在寺裡吃素面。後日在家裡做生日。」夢玉道：「我不是有服，也去拜生日，瞧熱鬧。」婉貞笑道：「那也不敢當，我回來再謝罷。」說著，一直去了。夢玉甚覺悶悶不樂，走到海棠院來。海珠知道他不樂緣故，同著他到汝湘院裡吃過早飯，講文寫字以消煩悶。

不提夢玉之事。且說婉貞同著母親到了鍾姥姥家已是上燈時候。鍾姥姥瞧見大姑娘同著外孫女兒回來，又是祝府裡自老太太起至奶奶們賞的禮物，堆滿一炕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口中不住念拂，感謝不盡。叫孫子鍾晴同他媽賴氏將禮物收起，就在炕桌上擺了幾個碟子，娘兒們坐著飲酒閒話。鍾姥姥道：「你哥哥今日到甘露寺替你張羅妥當，明日一早咱們就去，倒是家裡叫誰照應呢？」周大奶奶道：「婉貞這幾天很不舒服，留他在家照應倒很放心。外面也得留下一個才好。」鍾晴道：「明日我在家收人家的分子禮物。還有傢伙鋪裡也是明日送來。只要留下趙媽同他兒子趙旺在家幫我照應，餘下的都跟著到甘露寺去。那裡客人多，去的少了不夠張羅。家裡交給我同婉妹妹，橫豎錯不了。」鍾姥姥笑道：「你同婉妹妹在家倒也罷了。」正說著話，只見婉貞舅舅鍾大才走進來，見妹子問了好，婉貞也給舅舅問好。大才道：「怎麼妹夫又不同來？」周大奶奶道：「他宅裡還有事，那兒丟得下。後日來給媽磕頭。」大才道：「磕頭不磕頭倒沒有什麼要緊，來了咱們一堆兒熱鬧熱鬧。我還有一件事要同他說說。」周大奶奶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大才道：「剛才打甘露寺回來，因道兒上滑，碰翻了一擔砂鍋。他不說他不讓道兒，倒拉著我不依。我那兒受得，將他沒有碎的砂鍋砸了個稀糊腦子爛，還狠打了他一頓。因遇著宅裡幾個朋友，將我勸了回來。我正要去找妹夫，叫他拿個帖子，將那雜種送到縣裡去，打頓板子才出我的氣。」周大奶奶未曾回答，婉貞笑道：「舅舅碰翻他的擔子，砸碎他的砂鍋，又打了他一頓，還要送去打板子。想來打過板子，必得還問他個剮罪。若說我父親在宅裡當了多少年的差使，蒙老爺恩典派在門上管事，別說是打，連罵也不敢混罵人一句。若是舅舅的這番話叫我父親聽見，也不用說，一輩子再別想見面。」周大奶奶恐他哥哥臉上磨不開，笑道：「你妹夫近來越發膽小，因老爺管的嚴，不許家人們在外鬧事。我聽見說，若是家人們的親兒眷兒在外倚勢欺人，還要加倍治罪呢。以後哥哥再別倚勢欺人，鬧出事來，你妹夫是靠不住的。」鍾大才一肚子的得意，被妹子同外甥女兒說了一個冰冷，也不言語，竟往屋裡睡覺去了。這裡娘兒四個又吃了一會子酒，各人安歇。次日早起來，趕著梳洗收拾完結，一家都往甘露寺去做壽日。單留下婉貞、鍾晴、趙媽、趙旺在家照應。

不言鍾姥姥們往甘露寺款待親戚十分熱鬧。且說這鍾晴早已看上婉貞，因礙著眼目，難以下手。今日有此機會，心中無限歡喜。吃了飯後，將趙媽娘兒兩個指使開去，一直來找婉貞。

剛走到鍾姥姥房門口，只覺著一陣冷風，有些血腥味兒撲面吹過，鍾晴全不理論。走進房門，瞧見婉貞睡在他奶奶炕上，臉兒向外。原來婉貞一人坐在屋裡，只覺得心驚

膽戰，神思困倦，不知不覺歪下身子躺在炕上。這是冤家狹路相逢，難以躲避。

鍾晴見婉貞睡著，越顯的標緻，正是色膽如天，欲心似火，轉身將房門輕輕關上，趕著自家脫去小衣，又脫去外面長襖，悄悄走到炕前，將婉貞的繡裙掀開，正要去解褲帶，婉貞驚醒。

鍾晴恐他動身，急忙倒身下去，將他緊緊抱住。婉貞嚷道：

「你要仔嗎？」急待掙持，無如兩手被他壓住，動彈不得。鍾晴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我想你這幾年，總不能到手，好容易今日有這空兒，你做個好人，了了我的心願。」鍾晴一面說話，一面將右手給婉貞解開褲帶，將小衣褪去半截。婉貞又羞又急，將兩隻小腳亂蹬。那小衣不用腳蹬壓在身下，一時難以去掉。

此時婉貞心亂情急，使輕亂蹬，意欲掙起身來，誰知自家倒將小衣蹬掉。鍾晴滿心得意，不由分說，使勁的分開兩腿。婉貞到此地位，身不由己，淚下如雨，說道：「晴哥，你既愛我，壓的我氣也喘不過來，兩手墊在身底下疼的要死，你將身子鬆一鬆，我再沒有不依你的，只要你別誤了我的終身。」鍾晴看他的模樣兒，又聽他這番說話，心中不忍，將左邊身子一鬆，婉貞忙將右手褪出。想起早間給他姥姥上帶子使的那把大剪子還在炕沿幾氈子下，趕著摸在手內。他口裡說道：「晴哥，你再鬆鬆身子，讓我睡平些兒，實在埂的。」鍾晴滿心歡喜，剛將上身一動，婉貞就勢的一剪子，照臉搠去。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